

汉外词汇教学的量与质

中国語教育における習得語彙の広さと深さ

沈 国 威
SHEN Guowei

外国語教育において、頻度調査と専門家のチェックによって習得語彙が選定され、段階的に、或いは音順に従って提示された場合が多い。中国語教育のHSK詞彙大綱もその1つである。しかし筆者は、そのような選定、提示の方法では、習得すべき語を体系的に捉え、効率的に習得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と考えている。語彙教育をより効率に行うには、筆者は、意味分野をカバーできる語の広さと修辭的同義語という精密描写上の語の深さという概念を打ち立てた。習得語彙は基本概念語を決め、表現の正確さを配慮し、意味体系のあり方に従って提示することが望ましいと考えている。

一 引言

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习者制定一个合理、范围适当的词汇表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以下略为HSK词汇大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致的目标，即：甲级词1033条，乙级词2018条，丙级词2201条，丁级词3569条，共计8821条。HSK词汇大纲的制定者设想这些词将成为在中国学习汉语的留学生2年里的习得词汇量。HSK词汇大纲的选择主要通过词频统计和专家干预实现的。其筛选方法以及所选词汇等是否有改进的余地？笔者认为作为一个行之有效、事半功倍的词汇大纲应该向教与学的双方展示词汇体系内在的以及各等级之间的关系。

本文通过“语词的纵深配置”及“修辭性同义词群”等概念的导入，来探讨我们应该怎样为非母语学习者制定一个词汇表，其基本原则和实现方法如何。

二 汉外教学的最小词汇量与最大词汇量

“教多少”“教什么”是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即教哪些词，不教哪些词，具体数量如何。这可以说是一个量与质（或内容）的问题。外语教学通常是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即习得环境受到限制的非自然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对教授内容做出某种取舍是不可避免的。除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外，教什么还受到学习者学习目的、专业内容、学习者国别的影响。就是说要根据学习者

的具体情况、要求设置课程。从语言本身的角度看，作为学习对象的语词可分为：使用词汇，理解词汇、释义词汇三类。关于“使用词汇”“理解词汇”似乎无须多加解释，而“释义词汇”是什么？这里暂且定义为：能对其他词语的意义进行解释，或在词语释义时经常使用的那些词。释义词汇与基本词汇有相重合的部分，但又不完全相同。关于释义词汇，2005年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问世，即：苏新春的《汉语释义元语言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和安华林的《现代汉语释义基元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安华林研究结果表明：使用不超过2000条的词可以对《现代汉语词典》所收录词语进行释义。这也就是说通过“释义”这一语言行为，我们可以用2000条词来表达大部分语词所表达的意思。尽管这样做不可避免地要牺牲语言表达的简洁性、准确性，故其实用性也大有可疑之处。但是，不管如何，2000条词可以应付一般的交际需要却是事实。当然，实际上没有人会把词汇教学的最终目标定在2000条词上的，这是因为自然语言要更丰富多彩。但是，“释义词汇”是一个重要的概念，释义词汇被用于为外国人编纂的英英词典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可以作这样的设想：（1）释义词汇成为学习者的“理解词汇”，那么，所有使用一定范围内的释义词汇对语词进行释义的汉语语料，或汉外辞典都可以为学习者所理解，就是说释义词汇=理解词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绝大部分的生词；（2）释义词汇成为学习者的使用词汇，那么学习者就可以在有限的释义词汇的范围内，通过paraphrase的方法表达自己所要说的意思。

苏新春则在自己的研究中对《同义词词林》（以下略为“词林”）进行了分析。《词林》将森罗万象分为3900项，任何一个词都可以归纳至这些项目之中。每一个项目下是一组近义的词群。《词林》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世间的森罗万象都可以用3900个项目的词来表达，只要你不在乎表达上的精确性。

三 词语间的两种关系

关于数以十万计的词语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连，研究者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词语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如同客观世界事物之间并无一定的关系可寻一样，词语之间即使存在着某种体系也是不可描述的；而更多的观点认为，客观世界的森罗万象语言化时经过了人类的整理归纳，词语构成了一个意义体系，意义相关的一组词构成一个语义场，众多的语义场构成了人类的认知体系。这种观点意味着：任何一个语言系统中的个别词语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词语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联。一个词的变化常常引起处于同一语义场的其他词语的变化。这也是词语发生历时上意义演变的主要动因¹⁾。

词汇之间除了意义上的关联性以外，语言作为线性的产出物还具有两种关系：即显露的连辞关系及潜在的并列关系。索绪尔第一次揭示了一个词与其他成分可能发生的两种相关方式。在句法层次上，连辞关系的知识解决正确造句的问题；并列关系在没有考虑语义场时只为特定的语法范畴提供一组可供选择的品词类。示意如下：

主语	时间词	谓语动词	助词类	量词	宾语	
我	中午	买	了	三个	包子	。
他	早上	吃	过	一个	面包	
妈妈	昨天	看	了	两小时	电视	
爸爸	晚上	喝	了	一瓶	啤酒	

在词汇学研究上，连辞关系、并列关系又被称为“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词语的组合关系（虽然这种关系在汉语中很大程度上与句法关系=syntax相重合）简单地说就是搭配关系，体现的是词语之间的习惯性选择。如汉语中的“吃药”“打伞”在日语中分别为“薬を飲む”“傘を差す”。组合关系有正线性的，如“吃药”，和逆线性的，如“一本书”。前者动词对宾语进行规定；后者名词对量词进行规定。词语的组合关系所具有的习惯性和可预见性对语言的实际应用有两类贡献，即，固化某些词组使意义特化；减轻记忆负担、提高理解效率。这在修饰部日益长大的现代汉语中尤为重要。关于此点，偏离本文主旨，不作进一步展开。

词语的聚合关系是以语义场为单位的词语集合。“场”的理论认为，相关联的词的集合构成“场”，场中词体现了某种构造。某一“场”中的词语从意义的角度可以分为：上位词、同位词、下位词。例如“果树”和“桃树”是上位/下位的关系；“桃树、梨树、枣树”是同位的关系。语义场中还有近义词、反义词等“子场”。

通过对语义场中集合的词语的观察，我们可以指出：尽管语言之间会有差异，自然语言常常为一个语义场的同义或近义概念准备一组语体、感情色彩、意义轻重等不同的词。下面是《同义词词林》语义场“人”的同义、近义词集合：

A 人

Aa 泛称

01 人 人民 众人

人 士 人物 人士 人氏

人类 瞧类 生人 横目 圆颅方趾

人手 人员 人口 人丁 口 丁口 食指

劳力 劳动力

匹夫 个人

家伙 东西 货色 厮 崽子 兔崽子 狗崽子 小子 杂种 畜生 混蛋 王八蛋 婊子
养的 弟子 孩儿 竖子 鼠子 鼠辈

者 手 匠 客 主子 家 夫 翁 汉 员 分子 鬼 货 棍 徒（词缀类）

上述词语的集合可以称之为“修饰性同义词群”。修饰性同义词群对于汉外词汇教学，尤其是中高阶段的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上述词语的集合为例，毫无疑问这些词不可能全部成为汉

外词汇教学的对象，但是这里存在着一个有益的启示：汉外教学初中高各阶段究竟应该有哪些基本语义场，各个语义场内应该有哪些语素、词、成语、词组，相互之间的关系（上位/下位、近义/反义）如何？从汉外词汇教学的角度应该如何整理？笔者将这种由同义词群构成的语义场内的词语的修辞特征上的秩序称之为“语词的纵深配置”。

四 “正确性”与“准确性”

连辞关系的知识解决正确造句的问题，并列关系的知识则使使用者有可能准确地进行语言表达。可见“正确”与“准确”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所谓“正确”我们在这里指的是语法上的正确性，是正确地造句的能力²⁾；而“准确”更多的是一个修辞上的或表达上的概念，对我们的表达的准确性、精确性做出评价。“准确”意味着得体、精当、生动…；“准确”是中高级以上汉语水平的标志。

那么释义基元词的研究成果能否为汉外词汇教学提供一个有效的候补词群呢？如果我们不想让生动的语言变得单调呆板，回答便是否定的。我们不能对2000条释义词汇感到满足最大的原因就是基于对准确性的考虑。

“语词的纵深配置”是并列关系的一种，其特殊之处在于是同一语义场内的组成成分。“纵深配置”的知识关系到语言表达的准确、生动、丰富，是由初级向中级、高级阶段进步的关键。笔者认为：词汇表的设计，词汇量的设定不应该单单是一个由甲级至乙级、丙级…那样的简单的数量增加，而应该充分考虑到“语词的纵深配置”。

各种汉语能力的考试对学习者的能力测试的重点是不同的。初级阶段的考试主要检查学习者正确造句的能力，是“正确”测验；中高级学习者的考试更侧重于“准确”的检查。例如日本实施的“中国语检定试验”，即“中检”的考试内容就极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3级的试题形式。

3级的填空问题如下：

1. 服务员小姐耐心地（ ）他介绍。（给、朝、往、离）
2. 我有一件事想跟你（ ）。（商量一商量、商量商量、商商量量、商量又商量）

问题1检验学习者能否正确地使用介词，问题2的目的则检验学习者是否掌握了动词的形态上的变化。这是至准2级为止的试题的主要形式。通过1年左右的学习，学习者学习了1000个单词，可以造出简单、正确的句子。到了2级，试题形式就发生了变化。下面我们再来看几个准1级的试题。

3. 我一下就看中了一（ ）礼帽。（片、张、顶、头）

4. 这真是一个令人（ ）的好消息。（鼓舞、鼓动、鼓励、鼓吹）
5. 这次轮到我和朋友不（ ）了。（自便、自在、自由、自如）

不难看出，出题者的意图是检验学习者从一组词形、词义相近的词中选择答案的能力。这是2级、准1级、1级试题的主要形式。这种检验重点的不同在HSK考试中也可以观察到。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与语言能力的形成过程相吻合。

五 关于分类辞典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修辞性同义词群是外语教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关于修辞性同义词群的知识与语言的运用能力紧密相关的。这种能力对母语话者也同样是重要的，同样需要通过学习才能获得。对修辞性同义词群做出详细描述的一种被称为分类词典的工具书。最早编纂分类词典的是英国语言学者P. M. Roget，他于1891年出版了Thesaurus of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Thesaurus的意思是百宝箱，其目的是提供一个可供选择修辞性同义词群，帮助那些学习写作的学生提高修辞能力。这本词典出版了100余年，再版了100多次，可见需要之广、影响之大。Roget的修辞词典成为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分类语汇表》（1964）样板。但是如同该分类语汇表前言所说，编纂目的是为了语言研究、对外日语教学，而不是母语话者学习写作。《分类语汇表》于2004年出版了增补改订版（大日本图书），收词增加了近3倍。在日本，修辞词典的功能是由各种各样的近义词词典来承当的。近年，为了满足计算机翻译研究的需要，日本出版了《日本语语汇大系》（1997，岩波书店）等数种大型近义词词典。但是这些研究成果还没有反映到对外日语教学的词汇表制作上。

中国于1982年出版了同义词词典《同义词词林》（上海辞书出版社），这本词典在分类等方面参照了日本的《分类语汇表》。

《同义词词林》全书分12大类、94中类、1428小类，共3925个词群。12大类为：人、物、时间与空间、抽象事物、特征、动作、心里活动、活动、现象与状态、关联、助语、敬语。大类“人”的语义场下有：泛称、男女老少、体态、籍属、职业、身份、状况、亲人、眷属、辈次、关系、品性、才识、信仰、丑类等15个中类；中类“泛称”下列“人 人民 众人”“我 我们”“你 你们”“他 他们”“自己 别人 某人”“谁”6个小类；每个小类下又有若干修辞性同义词构成的词群（“人 人民 众人”的词群如前所示）。《同义词词林》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完整的意义体系，从理论上说我们周围世界的概念可以在这个意义体系中找到一个坐标，或者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意义体系描写中国人所认识的客观世界的森罗万象。但是《同义词词林》并没有汉外词汇教学上的考虑，因此，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从汉外词汇教学的视角对概念的分类以及各类下从属的词语进行整理。总之，修辞学向汉外教育的转向是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六 汉外词汇教学的新视角

如上所述, HSK 词汇大纲是汉外教学方面的专家根据词语使用频率调查及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况筛选出的一个词语的集合, 并按照经验上的难易度分级后以音序的方式展示给教学双方。这里无疑存在着一个词语选择的适当性的问题, 而更重要的是: 词与词之间的意义关系没有得到揭示。怎样为所有的学习者准备一个多功能性的词汇大纲? 笔者的所谓多功能性是指, (1) 作为基础阶段直接词汇学习的教材、(2) 作为中高级阶段的间接词汇学习、词汇量扩展训练的教材、(3) 为非母语学习者写作训练准备的修辞词典。这个词汇大纲应该按照以下的步骤编制:

(一)、首先确定汉外教学总体词汇的大致范围。收词范围的确定将参考已有的各类词汇表和相关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收词设定在10000~12000之间是恰当的。收录词的舍取需要从概念语义场、基元词和修辞性同义词群的观点进行调整。如此确定的词汇范围可以称之为“汉外教学词汇总表”。

(二)、总表的词语按照语法学习的对象和词汇学习的对象分成两类。前者包括介词、助词、助动词、方位词, 以及其他语法性的虚词; 这一部分词可称之为“功能词”, 主要是语法学习的内容。后者是除了功能词以外的部分, 可以称之为概念词, 这部分词与所谓的“实词”在很大程度上相吻合。

(三)、利用《同义词词林》《现代汉语分类词典》等构筑汉外教学的概念体系(应尽量参考日语、英语分类词表的研究成果), 这个概念体系应该包括8~10个大类, 200~400个概念语义场, 1500~2000个基元概念。为每个基元概念选配1个“基元词”, 基元词应具有上位性和可释义性。每个基元词统辖5~10个下位同义词, 构成修辞性近义词群。基元词的修辞性同义词群按照习得、语体、修辞上的难易度排序。难易度确定工作中, 语词的使用频率、语体特征、搭配特征、可释义性、可扩张性都是应该加以考虑的因素。这项工作应该由汉外教学专家们来完成。在概念语义场→基元概念→基元词→下位同义词这一设定、筛选流程中发现并补充意义/词语上的死角或空白, 以期词汇总表的完善。

(四)、总表应该备有意义体系树形图、分类概念一览表。基元词按照分类概念展示, 卷末付拼音索引。需要注意的是某些下位同义词将有“兼类”现象, 即同时分属若干概念语义场。

下面是基元词“爱人”“想”“吃”“大”的下位同义词群举例。“甲乙丙丁”为HSK词汇大纲的分级, “表外”为词汇大纲不收的词。如果“总表”按照初级、中级、高级分级, 高级以上可以成为一个扩展的开放类。同时, 通过与《同义词词林》《现代汉语分类词典》的参校, 我们可以发现词汇大纲存在着一些收词上的遗漏。

爱人1	甲	夫人
	乙	妻子
爱人1	丁	家属、老婆、媳妇
	丁	配偶、伴侣
表外		女人、女的、堂客、婆娘、婆姨、娘儿们、家里、浑家、老婆子、老伴、内助、孩子妈、孩子娘、贱内、内子、拙荆
爱人2	甲	先生
	乙	丈夫、男人
爱人2	丁	配偶、伴侣
	表外	男的、女婿、老公、外子、当家的、孩子爸、孩子爹、老伴、老头子
想	甲	觉得、认为、要、感到、关心、希望
	乙	猜、猜想、猜测、决心、想象、想念、
想	丙	沉思、打算、回想、回忆、回顾、感受、幻想、渴望、联想、梦想、设想、思考、思索、思念、愿、
	丁	反思、空想、思、妄想、妄图、欲、
表外		思考、考虑、盘算、合计、琢磨、动脑筋、绞尽脑汁、深思熟虑
吃	甲	用（餐、用饭）
	乙	尝、咽
吃	丙	服、吞
	丁	餐、食、嚼、
表外		咀嚼、口服、内服、大吃大喝、狼吞虎咽、
大	甲	大、伟大
	乙	巨大、高大、重大、大型、大量、雄伟、广大、强大
大	丙	宏伟、壮大
	丁	宏大、盛大、雄壮、宽大、庞大、远大
表外		肥大、巨型

需要指出的是总表具有发展成汉外教学词典，即释义、配置用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七 小结

以上我们对汉外词汇教学的词表编制问题做了初步的讨论。本文的结论是通过以下4个步骤我们有可能得到一种新思维的词汇表。

1. 确定汉外教学总体词汇的大致范围
2. 在汉外总体词汇的范围内设定意义大类、概念语义场、基元概念词、下位同义词群
3. 在汉外总体词汇的范围内梳理修辞性同义词系列
4. 根据习得难易度排序、展示

按照本文提议的方法编制的词汇表的特点是：除了概念义以外，词语在意义、文体特征、修辞色彩等方面既互相关联又明确区别。新词汇表将使汉外词汇教学的全过程处于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在广度深度两方面帮助学习者习得词汇。尽管远景是美好的，但是，我们还有若干理论与实践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与其说是本文的，毋宁说是汉外词汇教学所亟需解决的课题。这些问题主要是：

- 收录单位的问题，粘着语素、词、固定词组兼收并蓄？

- 词的亲族 (Word family) 问题
- 语体的问题, 口语、书面语的
- 区别性语素和词语连锁 (搭配) 的问题

众所周知, 汉语词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词与小于词 (字与词) 或大于词 (词与短语) 之间成为一个连续体, 界限极不分明。在收录对象的取舍以及各类成分所占的比例上还有很多实证性的工作要做。如那些造词能力极强的“根词”(日语称之为“轴字”)的处理方法, 成语的收录范围等。

与上一问题相关连是英语等派生型语言存在的所谓的 word family 问题。很多语言中同一概念义可以根据不同的语法功能以不同的形态论上的词形出现。以日语为例, “深い、深さ、深み、深、深まる、深める”等。但是汉语没有形态上的变化, “亲族词”的概念在汉语中是否有效? 包含相同“根词”的某一词群是否具有概念义上的共性? 例如下面的问题:

- 以上是我的一些想法, 请多提 () 意见。(宝贵、珍贵、名贵、昂贵)

我们知道正确的答案是“宝贵”。但是, 我们需要确定: “宝贵”与其他候选之间的意义差是“宝”造成的? 抑或“宝”只是一个区别性语素, 并不提供积极的语义贡献, “宝贵”之所以成为正确答案是因为“宝贵意见”是一个习惯的词语连锁? 如果结论是后者, 那么可以说在汉语里词的层次上“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是一个融合在一起的现象, 类似的情况还需要我们做全面、深入的研究。

注释

- 1) 参见蒋绍愚“关于汉语词汇系统及其发展变化的几点想法”《中国语文》1989年第1期; 笔者也曾以“关系”“影响”为例讨论过这个问题。《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笠间书院1994
- 2) 当然仅有句法知识还不能保证我们造出正确的句子, 语词的搭配等也是不可缺少的知识。同时, 非母语学习者可能无法臻于“正确”的境界, 即无法完整无缺地掌握句法知识。例如我们知道非母语使用者无法保证在一篇文章中所有的前置词都正确。这常常不与他的努力、细心成正比。

参考文献

- 《汉语释义元语言研究》苏新春,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年
《现代汉语释义基元词研究》安华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
《汉语书面用语初探》冯胜利, 北京语言大学, 2006年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修订本) 汉办,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年
《现代汉语分类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初版, 2007年改订版

汉外词汇教学的量与质（沈）

附记：本文根据日本中国语教育学会2007年全国大会的发言补充整理而成。会上承蒙与会者惠赐宝贵意见，谨致谢意。笔者2006年度在美国进修，期间曾参观了哈佛大学东亚系的汉语课，深受启发，并形成了一些关于本文的初步想法。在此感谢关西大学给予笔者的2006年度学术进修的宝贵机会。